

外国通俗小说丛书



(美) 比尔·格兰杰尔 著
文军 德骏 编译 李 更 校

谍海沉浮

外国通俗小说丛书

谍海沉浮

(美) 比尔·格兰杰尔 著 文军 德骏 译 李更 校

The British Cross
by
Bill Granger

根据POCKET BOOKS NEW YORK 1984年版编译

谍 海 沉 浮

〔美〕 比尔·格兰杰尔 著

文军 德骏 编译

李更 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金寨路 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铜陵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2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0

定价:1.60元

ISBN 7-5396-0097-7/I·89

1 赫尔辛基

朔风不息，寒气凛冽。冷风在街道拐角处打旋，腾地扑向行人，吹得他们在冻得坚硬溜滑的人行道上难以立脚。有轨电车费力地咬着铁轨，拐弯驶进曼勒海敏特广场。钢铁的撞击声令人发怵，听起来远比用温暖的肉体陡地贴住冰冷的金属物体还要令人筋骨瑟缩。这座冷得僵硬的都市的每一道声响，都象凄怆的嘶鸣，无遮无拦地敲击在人们的神经上。因为先前悄然飘下的雪花，已被堆成路边的雪堆，无法吸收这声音了。苍白凝重的白昼姗姗来迟，又蜷缩而去，谁也没有留意它。此时正是芬兰黑暗冬天中最黑暗的时节，太阳似乎被挤到另一个遥远的星系，变成了僵死的星球。黑暗永无止境，星星也藏起娇容。夕照时升腾起的灰色云雾，从冻僵了的城市的另一边，从浅浅的、然而波浪起伏的芬兰湾横曳过来，锁住了清寒的星光和月辉。

德佛罗在黑暗中苏醒。

他不停地眨眼，面前依旧黑乎乎的一片。他抬起手腕看看表，好不容易才猜出一个大概的时间。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起床，除非醒来仍是半夜。

七点了，德佛罗想。将黑暗当作清晨，不过是一种信念，或许这是阳光永不回归的清晨。他忍不住笑了，嘲弄早晨的黑暗，也讥讽自己阴郁的心情。斯堪的纳维亚人历来把

这个漫无止境的黑色冬天称为“晦暗时代”。

他伸手拧开床头灯。屋子刹那间充满桔黄色的光芒，从而使夜晚的错觉变得更加真实。他支起身子，茫然地盯着空空的天花板，期待着红色的晨曦，从玻璃窗外泻进来。

德佛罗来到赫尔辛基已整整七周了，他的动作一天比一天拖拉迟缓，仿佛被恶梦缠住手脚。他象囚犯，在斗室中熬度刑期。

七个星期呵！

哈利那里音讯全无，对他提出的问题也无一字答复。只是在第四个星期——大概是第四个星期一，德佛罗也吃不准了，他提出钱快花光了，于是两天后，在他栖身的“总统宾馆”大厅的柜台后面的邮箱中，出现了一个信袋。除了钞票便是一张收款回执。既无只言片语，更无训令指示。就是这样神鬼莫测的行为，仍使德佛罗高兴好半天。他就象孤苦伶仃的囚徒，得知与世隔绝的日子快要结束那样感恩戴德，欣喜若狂，因为这毕竟也是一种接触啊！

可是……

他把目光再次盯住窗户，身子仍然躺着不动。他忽然有一种将要发生什么的奇怪感觉，他既希望于此，同时又为此担心。

渐渐地，黑暗消退，玻璃窗上涂抹着一层深紫色。遥远的地平线上，红光熹微，太阳抖落严寒的禁锢，正冉冉上升。他高兴极了，一脚蹬开被子，站在地毯上。今天与往常不大一样。也许，忧心的等待和孤独就要逝去。待会儿他将到地下商业区，与那人接头，事情总会有个结果。

但他不敢幻想太多，奢望往往带来失望。

他走入卫生间，拧开水龙头。热水哗哗地注进浴缸，雾气弥漫开来。他跨进浴缸，热流冲走了身上的寒意。

七个星期前的那个早晨，德佛罗走出木头小屋，在平坦的小空地上劈柴。他在屋里点燃火炉，抵御大雪将到前的酷寒。

他并未想到哈利会来，因为哈利从不光顾这间深藏在弗吉尼亚大山中的木屋。“这哪算一间屋子，”哈利有次开玩笑道，“活象德佛罗的坟墓”。

那儿山高林深，飞鸟绝迹，人踪罕至。狭窄的小路在山体上蚀刻出一条通道，直上德佛罗的蛰居地。从简陋的小屋居高临下，上山的唯一通道一览无余。而上山的人，则不可能发现这间木屋。

一辆黑色小卧车驶离通向御前镇的公路，开到绿脊山下六英里远的上山入口处。德佛罗放下了手中的斧子。

轿车在铺满白雪的小路上艰难地向上蠕动，很明显，这辆车要上来。德佛罗闪进屋内，从墙上取下雷明顿双筒猎枪，顶上两颗霰弹，尔后又从松木小柜中掏出一盒弹药。他跑出小屋隐蔽着，以防不测。轿车弯弯扭扭地驶在柔软稀滑路面上，距小屋还有五十英尺左右的时候便熄了火。小车的后门打开。德佛罗扣动板机准备击发。

哈利钻出来，用劲将车门关上，一溜一滑地朝上走来。他身着黑呢长大衣，扣着黑呢帽，戴着黑手套，颈上却系着一条雪白的羊毛围脖。他的脸色灰白，连爬坡上坎，蹚稀泥的费力活儿，也未给他的脸增添血色。

他在离德佛罗十英尺的地方伫立不动，好象第一次看见

德佛罗手上的枪竟能闪闪发光。他眨眨眼，不说话。

德佛罗放下枪，指着汽车。

“司机？”哈利当然明白德佛罗的意思。“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来这儿干啥。”

“也不认识我？”

“不认识，早知道上山如此艰难，一定让您在御前镇与我会面，你为啥不提这个建议？车子差点儿滚下山崖。”

“越险越好！”

“这儿就是你的墓穴？”

德佛罗没说话。他在哈利领导下的R处工作了大约二十年，对顶头上司丝毫不阿谀逢迎。哈利对手下这名特工极不信任。他们两个维系着一种表面上的平衡，就象踩在一根细细的无保险网的钢丝上，全靠左右晃动，才免于失足坠下，

“我们准备在这儿冻死吗？”

哈利说这话时，拼命想在脸上挤出笑容，然而德佛罗不为所动，问道：“为啥来这儿？”

“难道我会自找苦吃？”哈利语调带着嘲弄。

德佛罗右手松松地抓住猎枪，撞开粗皮大板的门，哈利尾随而入。房间的四角，各点两盏小灯。原木在石火炉中熊熊燃烧，发出啪叭爆裂声，火焰伸伸缩缩舔着岩石，火光照亮了小屋。

德佛罗转过身，哈利脱下大衣、帽子和手套。他将大衣折叠整齐，放在正对火炉的大红木床后的桌上。德佛罗把猎枪挂回墙壁，从饮料台那儿倒出一杯伏特加。

哈利身材又瘦又小。他的手极白，手指尖细，一如牙雕。他的话带有内布拉斯州腔，语调平缓，不升不降象冬天

的一潭死水，平静而又深不可测。

“现在探明，对方……。”

德佛罗没理会，一口一口地呷着杯子里的波兰伏特加。

“苏联有一个伙计想叛逃到我们这边来。”哈利说。他是站着的，因为德佛罗未坐下。

德佛罗搁下酒杯。他年过四十，然而身体高大，强健有力。他的神情威严，灰色的眼珠深沉有光，面孔虽不漂亮，但线条粗犷，棱角分明，引人注目。他的头发大半灰白，这正是二十余年谍报生涯的辛勤所致。他现在城府颇深，因为逝去的岁月写满了欺哄讹诈。他虽然深谙祸从口出，言多必诈的道理，但是，只要他一开口，言语还是斩钉截铁，决不拖泥带水。

他说话了：“您来此有何贵干？”

“一件小事。”

“亚洲，”德佛罗说：“您还记得这件小事么？”

“总有一天兑现。”

“难说？”

“我并未收回许诺。”

哈利的许诺，应允在密特朗事件发生时。其实这是一桩交易，但哈利并未兑现，现在他有能力偿还这笔债了，因为他现在已担任R处的代理处长。

德佛罗以前是研究事务的。他是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被招募来的。越战期间他一直在亚洲活动。1968年，他不慎泄露了新春反攻即将进行的秘密，作为一名特工，这无疑是自掘坟墓。他被召回国，躲在幕后处理他痛恨蔑视的西方世界的种种隐秘丑行。他无比怀念亚洲的温暖的

夜晚，在丛林中用多种语言无拘无束地同当地人交谈。亚洲是他心中的乐园。而眼下，表面彬彬有礼，背后波谲云诡。这一切最终揭示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与世隔绝已整整十五年。直到密特朗事件发生，哈利才许诺说，他的流放业已期满。他将回到他视之为家的亚洲去。

“我才不关心您设在俄国的探子说了什么，”德佛罗慢慢说道：“我们之间有笔交易。”

“不只是那么简单吧？”哈利道。两人都知道这又是谎言。

德佛罗仍不讲话。

“愿意接受任务吗？”哈利问道。

两人沉默。哈利许诺也罢，撒谎也罢，德佛罗不能回亚洲也罢，有什么关系？只要有事，处里就将两人及时套住。哈利坐地指挥，成了他的上司，德佛罗则奔忙外勤。二十年了，两人只能过着骗人的生活。

“那个叛逃者的目的是什么？”

哈利摇摇头，“他想从幽蔽中走出来。”

“他谈了条件吗？”

“没有，不过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为什么？”

“事非异常。”

“他在哪儿？”

“还在国内。”哈利答道。

“到底有什么问题？”

哈利尽管没说明，但意思却在他扑朔迷离的话中暗示了。他艰苦跋涉到德佛罗的隐身处，本身就说明问题。

“我们要弄清他的动机。”见德佛罗没吭声，哈利继续说，“处里现在进退维谷，这对我们大家都性命攸关。”

“这不用说。”

哈利皱眉：“这真是讽刺。”哈利故作风雅地说。“我们得把接触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

“又为处里卖命？”

哈利颇为惊讶：“当然！”

德佛罗静听下文。

“看来很棘手。”

德佛罗笑了，然而苦笑。哈利作为处里的首席行动指挥官，等于说他无需参与行动。行动就是干事。在官僚机构中，只要做事，总是险象环生，肩负重大政治责任。哈利可以高高在上，甚至不与这个苏联叛徒发生联系。

半暗的屋子里，火光在墙上跳荡，哈利没有看见德佛罗在发笑。“小心谨慎。那家伙不象是变节分子。我要您搞清楚他的真实面目，弄清情况后我们再作决定。”

“您倒象个招募官。”

“正是，”哈利忽然高兴了，“我想我们不谋而合。”

“您到底要我干什么？”

“叛逃者来自苏联的一个敏感机关。有两个疑问有待查证：他为什么叛逃？为什么要通过我们叛逃？”

“这就是说此人可能是双重间谍？”

“我也这么想。”

“他从哪儿逃出来？”

“列宁格勒。他在古拉革监狱身居高位。”

德佛罗愣住了，转而眼光又透出极大的兴趣：“少

见！”

“是的，我们不能不理他。”

德佛罗看了哈利好一阵，又问道：“这家伙是如何找到我们的？”

“这正是您要弄明白的问题。”

“我去雇密探？”

“不行。”哈利朝火炉一靠。哈利的办公室设在华盛顿第十四大道农业部大楼内，它的温度总保持在华氏六十度，冬夏皆热。火光给他脸上增加了点颜色。“您接受任务了？”哈利轻声问道。

德佛罗坦率地说：“别无选择，对吗？”

是的，别无选择，哈利想，您别无选择。

“叛逃者叫塔达可夫。他们对他很信任，就是说让他有一定的自由。这也是我们犯疑的地方。自安德罗波夫掌权以来，他爬得很快。他才四十六岁，如此年纪身居高位实属罕见。”

“您知道得不少嘛。”

“的确，因为每一件事都这么微妙，”哈利有些不快。

“塔达可夫下周得去赫尔辛基购货。”

“从列宁格勒？”

哈利点头。“你得在斯多克曼恩广场与他见面。去过赫尔辛基吗？”

“我曾在赫尔辛基过了一夜。好长的一夜。”

“塔达可夫已婚，但未说他要携妻外逃。他又要在多斯克曼恩广场替她买些小玩意儿。他常常从苏联出来。七十年代初曾驻巴黎两年。”

“克格勃官员？”

“当然。”

“他要出卖什么？”

“他自己。这还不够。我要您引导他，看看还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要对他讲这点吗？”

“只要您愿意，可以许愿。慢慢观察他对我们是否有用。”

“仅仅许愿？”

哈利很不情愿地把目光从火苗上收回来。他看见一张愤怒的、讥讽的眼朝向他，那双灰色的眼中，射出一股冷光。

“我要走了。”哈利说道，“如果我召您来华盛顿，肯定是假借名义。哎，亚洲，很难安排呀，德佛罗。”

“哈利，您又在撒谎！”

“盘问塔达可夫，”哈利转换话题，“如果他对我们毫无用处就不理他。”

“到目前为止，他是不是已经下水了？”

“是的，这是唯一可以告慰的事。”

“没有我们他将无法脱身？”

“他到巴黎，必然身死无疑。”

“将他‘悬’多久？”

“视需要而定！”

七个星期就这样度过了，他与塔达可夫共接触过三次，但处里仍无回音。

他向哈利发去四次报告和最后的考查结论，回答他的只

有沉默。他已记不清楚怎么会接受一个妓女的邀请的。那是星期五的半夜，他在旅馆门厅酒吧独酌孤饮。妓女娜塔莉挨过来，自称是俄罗斯和瑞典混血儿。她长着油黑头发，灰色眼睛显得娇嗔慵懒，她无话找话，硬说德佛罗是英国人。

他明知这又可能是圈套，还是将娜塔莉引进了屋。他抚摸她，亲吻她，最后与她同床共枕，抱着她牛奶般雪白的身子乐而忘忧。

他突然感到异样的颤怵，这与冬天的气温全然无关。他走出浴缸。脑海浮现出塔达可夫的身影。塔达可夫几乎快急疯了。两个小时后，他将与此人在地下商场再度会面，地下商场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商业区的底下。

在火车站的出口处，红色花岗岩的墙壁上雕刻着女神的肖像。德佛罗从侧门进站，脚步从报摊旁拖曳而过，只见上面《泰晤士报》与《真理报》平起平坐。他踩着入口阶梯，进入掏空了赫尔辛基的地下商业区。

钻进地底是芬兰人逃避严冬的妙法。低矮的地道顶上嵌着一排排电灯，将下面照得雪亮，穿毛戴裘的主顾们，黑着脸，怒气冲冲地摩肩接踵擦身而过。众多的店堂中，飘逸出似乎永不消散的煮咖啡香味。

德佛罗在约定的那个咖啡店门口站了好一阵，扫视着店内人的脸部表情。

他满意了，在柜台边拣个位置坐下。挑出自学的几百个芬兰语单词中的一个，要来一杯咖啡。

咖啡未加糖，有点苦，但喝着挺舒服。德佛罗看见了塔达可夫。

塔达可夫穿戴规矩，黑绒帽，黑毛上衣。他身长骨大，

脸宽额高，不动声色地转向柜台那边的德佛罗。他的眼光穿过拥挤的顾客隙缝，直看着德佛罗。四目交对之后，塔达可夫便转身离去，那模样仿佛是讨厌这儿的拥挤和喧闹似的。

德佛罗丢下一张十元面额的芬兰马克，女招待一手接过来，似乎早就盼望这笔赏钱。他出门左拐，绕过店堂进入侧道，跟在遥遥领先的俄国人后面。

他们很快来到空荡荡的回廊。“答复了没有？”俄国人用沉重的嗓音问。他的英文讲得不错，但带小舌颤动的弹音，好象这些话，在未出口之前就被喉管上的一张网筛了一遍似的。

“没有。”

“传话人，你是个混蛋！”

德佛罗打第一次谋面就告诉塔达可夫他不过是一个中间人，单这名称就足以说明他无权作出任何决定。

“您们总有要考虑的事。”德佛罗说。

“不行，我就找英国佬去……。”

“您不能找英国人。”德佛罗冷静地说。

“为什么？”

“不出这个星期，您就会在伦敦被人干掉！英国情报机构漏洞太多。”

塔达可夫的脸色泛出一层难看的红晕，他握握拳头，又松开。“倒也是。传话人，我会遇上这种厄运。每次见面，我都在冒险。”

“我没有得到指示。”

“到底要我干什么他们才相信？”

“无可奉告。”德佛罗说。

“你们想从我身上掏什么？”

“塔达可夫，”德佛罗咕哝道，“您还不懂？”

“我懂，但我无法接受——”他似乎难以启齿，“如果您们不相信我，明说吧。”

德佛罗还是不开腔。

“我能做什么？我能给您们提供什么呢？”

德佛罗调转身，张望墙壁。饰砖砌在坚硬的泥土中，形状极丑陋。地道的光亮，全靠电灯奉献出太阳拒绝给予的光明。

“传话人。”

德佛罗回过头，冷冷地也斜着俄国人。没有办法。他既不可怜这个俄国人，也不可怜自己。他们两人都被“挂”起了，现在，该是分手的时刻了。

“托马斯·克罗翰。”

德佛罗神色镇定。这个名字对他毫无意义，只是在俄国人刚开口说出这个爱尔兰姓氏时颇感新奇，以致于还吓了一跳。

塔达可夫似乎下了决心。他的眼光变得坚决，“他在列宁格勒，由我管辖。把这个名字传达给那些沉默的人，告诉他们我掌握着托马斯·克罗翰！”

“他是谁？”

“你不知道？您们以为他死了，您们都这样认为的。是的，死了，可您们料想不到他会起死回生。您们只有将我捎走，我才会将他交出来！”

塔达可夫有力地扯动德佛罗的衣袖，“传话人，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托马斯·克罗翰还在人世。把他给您们，就算

是我们之间的交易。”

“我们为啥需要他？”

“不是您需要他。这个人对您不重要，但您们的头儿非常需要他。下星期一再见面，您们无论如何要接受这桩买卖。我不敢再来赫尔辛基，来的次数太多了。”他仍然紧紧地拖住德佛罗的衣袖。

“托马斯·克罗翰到底是谁？”

塔达可夫仰头大笑，突然放开手。

“一个人，”他说，“一个被长期关押的人，”他微笑道，“一个从死囚中变活的人！”

2 英格兰 彻尔特兰

“进来，”声音清晰，自信。莫布雷战战兢兢推开门。他从未到过威克海的办公室，当然不了解其人其事。

威克海的办公桌置于最里面一堵墙下，办公桌就象是女王安妮^①时代的老古董。他抬起头，显出一副被人打断了工作，但又得表示不介意的表情。

“您就是莫布雷？”

“是的。我想最好向您汇报这件事，威克海先生。”

“什么事？”

“关于我们搞特别监听时……”莫布雷含糊其词。

威克海宽脸上的友善表情消失了，“你在搞特别监听？我怎么想不起送审表上有你的名字？”

“先生，我的名字头年就送来了。”莫布雷瘦长缺血的脸颧骨高耸，鼻梁低垂，好象要掉下来似的。

“哦。”威克海将桌上文件推开，似乎要腾地方好放莫布雷送来的礼物。他在“奶娘”内官运亨通，倚仗的不是杰出才能，而是门阀出身，他是贝利费尔伯爵九世的二公子。

“我们一直在实施交叉监听，将接收到的俄国人和美国人的电讯，一道交给电脑比较——”

^① 英国女王，1702—1714年在位。